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

第九回 沈道台三賺德統帥 鄭監司駢首太原城

話說沈道台接了龍旗，帶著木匠泥工，並不去向別處，一直跑到張家口關城之上。打著德國話，對看守德國旗的德國兵說道：「你們統帥因為營中沒有國旗，不足以壯國威，特地叫我來取國旗，移掛營中，以張體面，並且要你們一同回去休息。」忙在袖中取出那張統帥寫的文憑，交給德兵看過。這些德兵久已知道沈道台是統帥敬重的人，又見有統帥不得攔阻的文憑，不敢有慢，任憑他所為。沈道台立喚木匠，取下德旗，換上龍旗。隨手又在關上尋到兩塊石板、一根旗桿，叫木匠泥水匠扛著。這些看守旗號的兵已經收拾停當，遂一同下關。回到校場德國營盤，叫他們各自回營。身上又取出那張統帥簽過字的文憑，送與守門營官看過。立時相定地方，掘土豎旗。七手八腳，頓時豎好。沈道台拍手稱賀，洋兵拍手答禮。諸事已畢，沈道台吩咐木匠泥工回去通報都統。他自己卻直進統帥營中賀喜，告明豎旗之事。

統帥出門一看，果見一面德國國旗，半空飄舞。贊歎沈道台真能辦事，笑容可掬，甚為親密。沈道台也歡喜相迎，隨口又將關城之上十個德兵送回營中的話，告知統帥。統帥聞知大驚，說：「我尚未傳令，誰敢教他們回來！」沈道台說：「這十個德兵是看守德國國旗的。德國國旗既到此地，自然要叫他們回來。」德統帥忿然道：「這個旗子是關上那面旗子嗎？」沈道台回說：「正是正是。我是中國人，我不取那面旗子回來，我從那裡有德國國旗？我不扯上這面旗子，我將何以報命？」德統帥大罵道：「你好大膽，擅敢下我的旗！他們竟聽你下麼？」沈道台道：「貴統帥有文憑在我手中，誰敢攔阻？」德統帥猛然想著昨日之事，方知已受沈道台之騙，怒目相向。又想著前次移兵下關，已早中他調虎離山之計，口裡不由的胡言亂罵。

沈道台道：「我在貴國當學生，以及做隨員，貴國大皇帝、大丞相也常常見面，從無此等恣睢之態、不堪入耳之言。貴統帥身為武將，於國體有關，不得如此無禮。我知貴國軍律，國旗、軍旗不得分作兩起。我代貴統帥包荒，代貴國示武，貴統帥當知所感，而顧全爾我兩國交誼。不然，我一待死罪囚，有何所畏！若貴統帥所說被我所騙，此更為全球所笑。貴統帥赫赫大將，何以見識反出我下？依我看來，貴統帥不如就此將人情送與敵國。敵國他日議和之後，或可換與別項利益。」

德國統帥回思半晌，終覺是自己的錯，說了出去，反被他人恥笑。心中雖怒而不敢言，反作笑臉相迎，對著沈道台說道：「我是嚇嚇你的。你們中國人最怕俄羅斯的恫嚇，我也來嚇嚇你。不料你倒比他們都統有骨氣。你回去對你都統說，要他自此以後，用心派兵看守，不要再被別人奪了去，那時就沒有這樣便宜的事。」沈道台極是會說話的，到了此時，被他這一場搶白，反覺啞口無言，難以回答，只得硬著頭皮說道：「統帥放心。敵國都統要是肯讓與他人，今日也不想收回了。」德國統帥又說道：「我也打點回駐北京，只要華德西伯爵再有一個電報來催，我就此動身。你回去也告明都統，叫他不要擔心害怕。」

沈道台辭別出門，回到都統衙門。以為這場大功，都統必定另眼相看，歡喜獎賞，或有安慰勉勵的話。不料他心懷嫉妒，一見面便作色道：「怪不得人家說你是漢奸，怎麼你一說，他們洋兵就這樣相信你？我不信你這張嘴有這樣本領，你一說他就怕了，你就可以收回關地！明日我也要學外國話呢。」沈道台一聽此種議論，心中彷彿澆了一瓢冷水，忿不可遏。明知他要攘功，深恐占了他的面子，故此發出這樣話來。一時知幾，急思避禍遠去，不由動了一個思家之念。遂面稟都統道：「這不過是報答大人今番提拔之德，算不得什麼事體。職道既蒙大人保奏，賞還道台，職道離家日久，受了這場風波，官情已淡，只想歸家伏處，苟全性命。今幸關地收回，兵民無恙。自此以後，沒有什麼事可辦，大人已無用職道之處。職道擬請賞假幾個月，明日動身就回南去。方才德國統帥已言過，不日即須回駐北京。只要大人用心保守著關地，不讓別國佔據，損了他德國的名譽，他也無話。要是大人再和平日一般，平白棄地而逃，送與別國，他可不答應。職道就此告辭，望大人以後盡心竭力，死守勿去。不要叫外人常常瞧不起咱們中國，就是莫大的光採了。」說畢，打了一躬，立時辭出。

都統臉白了紅，紅了白，要想勉強挽留沈道台不要他去。不想沈道台第二日一大早，已經動身長行，並不往德國統帥營中告別。就此一鞭南指，先回太原。

不上兩日，行在有電諭到張家口，派沈敦和辦理山西教案，著令迅速前往。這裡都統急了，派了兩匹快馬，日夜追趕，一直追到太原省城，方才追到。呈上電諭與沈道台看了。沈道台忙去見撫台，商議辦理此案。豈知山西教案不止一起，合計全省大小共有二百七十餘案，殺死各國教民七十四人。各國聲罪致討，聲勢洶洶，大非口舌所能了事。

沈道台一接此諭之後，本想力辭不辦，又恐別人辦理此事，不識門徑，中國愈加吃虧。陡然想起一人，可以商議此事，遂電請一位有名的西國大善士到了太原。果然不消一禮拜，商議定了，將這樁大案消滅得無形無影。而且比別省辦得更好，賠他銀子，仍是用在中國人身上，不是賠給外國人手裡。

大凡地方上教案，起首都是有激而成。地方官果能平時盡地主之誼，結納外國教士，約束中國教民，自然相安無事。即或遇著有事之時，力能據理相爭，延聘西國律師，代辯是非，剖斷曲直，也還可補救一二。然而已是下而又下之策。不料這班不肖官吏，更沒有一個有人心的，都是一班蠢蟲。平日既漫無處置，臨事又極倉皇。只好拿著百姓出氣，殺些不安分的地棍，賠些銀兩，就此含糊了事。究竟殺的人又不是鬧事的，連死了做鬼，自己也不明白！

前頭這位山西撫台毓賢大人，正中此弊。一心只知道痛恨洋人，又不知道自己修明政治。在山東做知府的時候，就是這樣糊塗。被朝中一位大臣賞識了他，將他不次超升。一二年工夫，就升到山東巡撫。後來又因外國人說話，把他調到山西。不料他到山西，愈加痛恨洋人，不論他是洋官，是洋百姓，一齊都當作眼中釘看待。尤其痛恨洋教士，他常常要生吃洋教士的肉，並不是為國際上交涉，痛恨外國人。只因山東巡撫是個大缺，為了一樁教案，將他調到山西。山西巡撫是一個小缺，他因此恨入骨髓，久思乘機而起。在山東巡撫任上，已經釀出義和團這般禍苗。到了山西，聽見山東拳匪起事，已蔓延到北京，他就用出一個詐騙之計，誣騙這些各國傳教的教士，男女大小四十餘口，聲稱由官保護，送這些人到山西省城貢院內居住。過了一日，密傳號令，派了軍士圍住貢院。自己帶了親兵一隊，直到貢院裡面，將一概教士男女，拿回衙門，綁在庭柱之上，自己動手，殺了個不亦樂乎。竟不像個做官的手段，倒像一個大強盜大流氓的行徑。一霎時間，將各國教士殺完了。回得簽押房，還要行文各州縣，要他們照樣去辦。

毓賢雖是殘忍無人理之人，他的母親卻是慈善的。聽見他在簽押房辦這起公事，他的母親得了消息，趕了出來，即在簽押房中，大大的將毓賢教訓。毓賢無奈，只得罷手，還罵了許多不中聽的話。這個風聲傳了出去，就有些不成人的狗才、想好處的下屬，借此討好，因此成就這二百七十餘件教案。

各國聯軍既破京師，兩宮西狩，有旨將毓賢正法。毓賢此時已經被罪，充發新疆。正行到甘肅省城，陝甘總督將旨意宣佈，立刻將他斬首。

朝廷以為殺了毓賢，就可以平各國之氣。誰知聯軍各帥還是不肯罷休，必要懲辦罪魁，開出一大批名單。內中提出情節最重的幾個，除卻剛毅已伏天誅之外，隨同扈蹕諸臣，還有四個應辦之人：端王第一，莊王第二，英年第三，趙舒翹第四，議和大臣李鴻章接了此單之後，電奏行在。朝廷因端王係屬懿親，不得不代為懇求。往返商酌，電報打了無數，始允免端王一死，將端王發往新疆圈禁，永不釋回。莊王、英年、趙舒翹均賜自盡。

莊王臨死大呼：「咱們本不願意做這事的，全是端王的主意，派下來這個好差使。怎的這時候倒反要咱們的性命，拿咱家去抵數！咱家豈是白死的，到了閻王老子跟前，再同他算賬吧！」英年也是忿忿而死，說了一派激切之言，囑咐他的後輩：「不要做官。朝廷畏禍，不能保護出力的人。就是做官，也不可出死力。做事闖了禍，還是自己當的。」只有趙舒翹臨死從容，毫無一絲畏縮之色。宣詔以後，談笑自如，還不時的問有恩詔沒有。一直等到夜裡八點鐘，情知不妙，他才吩咐家人辦理後事，拿金子來

吞。吞了兩點鐘工夫，不見動靜。對了家人哭了一場，又吩咐家人拿鴉片來吞。吞了又不死。把個監視官急了，問帶來的差役可有弄殺人的法子沒有。監視官是陝西巡撫岑春暄派來的西安府知府，便有長安縣差人說：「小的有個妙法。只求大人陪了趙大人吃酒，灌醉了他，就可遵辦。」知府果然進去請安，送上一桌酒菜，勸趙大人吃酒。趙大人很願意做個飽鬼，不上一刻工夫，吃得酩酊大醉。這個差人跑進房裡，將些皮紙，一張張浸潮了汾酒，又一張張貼在趙大人的臉上，把個趙大人的面孔，糊得內外不通風。然後將燒酒點著，按住趙大人的手腳，不許亂動，頓時將趙大人蒸悶而死。知府驗過之後，然後銷差。岑春暄復了命，遂電知議和大臣，轉告各國公使，好將和議及一切內地教案之件，重新開議。

沈道台在山西得了此信，又連催那位西國大善士，趕由上海轉到北京，再到太原。

說起這位西國大善士，不是別個，就是耶穌教中人，上海廣學會裡李提摩太先生。這人一生以行善為本，守著本教中救人的本旨，不肯遇事吹求。到了山西，將此事始末斟酌一番，遂限定山西官場賠款五十萬兩。又知道山西是個窮地方，將五十萬兩分作十年交清，每年只交紋銀五萬兩。又不拿回西國作為死難的教士恤款，即在山西省城開了一個學堂，由教中人經理，即將此款作為學堂公用。招募山西文人秀士入堂讀書，要使文明之化普及眾生，以後永免再有民教衝突之案。此案一定，中外同稱。這位李提摩太先生又知山西地方，風氣錮閉，一時仇教之心未能盡化。反覆推詳，想一個懲一儆百的法兒。只得將一個縱惡殃民、罪不容誅姓鄭的道台，提出另議，與沈道台定他一個斬立決的罪名。其餘參的、革的、充發的，一共二三十人，均免其一死。姓鄭的道台神通廣大，未曾奉旨，先覺而逃。後來緝捕文書四處發遍，才將他擒獲，解回山西。問他口供。他在公堂之上，供出一大群指使之人。沈道台又怕株連別人，勸山西巡撫從速定奪。山西巡撫無奈，將他綁出斬首。可憐這位監司大員，雖非起首釀禍之人，只因自己功名熱中，要想巴結上司，升官發財，拿了別人性命，博自己的功名。今日死作刀頭之鬼，不知九泉之下見著毓賢，作如何說法呢！正是：

飛廉惡來，一介鄙夫。

助桀為虐，死有餘辜！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蝶隱加評：

德國統帥中了沈道台調虎離山之計，不肯發難，是文短不是輕恕。

都統攘功，一派胡言。中國官個個有此伎倆！

毓賢痛恨洋人，是中國全國代表，又是中國官場惟一之見。

毓賢在山西誅殺教士，此篇用渡筆，惜未暢寫其殘忍無人之狀。

鄭道之死，有謂不確者，姑存其疑。

莊王臨死之言，確是天潢貴胄世界。